貞蓮亭 中

貞蕤稾略

簡莊題

Carpentier

嘉慶六年三月余舉進士游都中遇朝鮮國使臣朴修其檢書于琉璃廠書肆一見如舊相識雖語言不通各操不律書之輒相說以解檢書通經博古工詩文又善書法人有求則信筆立書所作以應時余同年友嘉定錢君旣勤繼至旣勤克承家學著述甚夥檢書偕同官柳君惠風亦閎覽多聞卓然儒雅四人者賞奇析義舐墨濡豪頭刻盡數紙余欲叩以逸周書之在子前兒嗛羊管子遰文皮毤服說文解字之鮸魵鱅鰸鯜魳鮂魦

鰷鮮鱅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且日已旰矣遂撒去越數日又相見辱贈以東紙摺扇野笠藥丸余即賦詩四章志謝副以楹聯碑帖及拙著論語古訓幾幾乎投縞獻紵之風焉有貞檢書手一編出示曰貞蕤稾略皆其舊作首列對策發明古學貫通六藝羣書讀之洋洋灑灑如登高山臨滄海驟然莫測其崇深葢余從事于聲音文字訓詁已歷多年意有所會輙疏記之近年性漸忽忘未敢自信今閱檢書之作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不

覺與感交集檢書自言所列策問乃其先國王親製國王好學博聞直接鄒魯淵原不作漢唐後語而恭儉禮下從善如流夙知艸茅之名振拔于科舉常格之外而登進之擢授要職君臣知遇古所罕覯余嘆其何榮若此蓋嘗三入　京師所交皆名公鉅儒其天性樂慕中朝好譚經濟曾著北學議二卷其它著作詩文尚多此所存者才十之一然其中攷證之作酬唱之篇雲流泉涌綺合藻抒粲然具備同人亟爲校刻請余弁其端

余固謝不敏適綿州李墨莊中翰出使琉球方歸亦在坐欣然勸余爲之洪惟我

國家文教誕敷東漸西被梯山杭海重譯來庭何止越裳西旅而朝鮮古偁君子之國檢書皇華載命周爰諮諏不愧九能之目將見斯編一出流布風行膾炙人口咸知崇實學尚風雅無閒于絕域遐陬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若夫澹雲微雨二語遂詫爲東國解詩抑亦淺已

海寧陳鱣敘

貞蕤稿略　文

朝鮮　朴齊家修其甫　著

六書策

王若曰書居六藝之一焉自昔有周之訓國子也教之六書則先王之重文字也葢如是矣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爲武論語史之闕文中庸書同文皆其證也然則文與字之并稱始於何代何書何人何說而爾等可遡舉而歷對之否字之古義近育不近

文如易之貞不字詩之牛羊牂字之春秋之使字敬叔
皆其驗也然則字之訓文之由爾等亦可言歟文象立
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
八象字有六類其制造之精義可詳確歟指事之視識
察見上下是也象形之畫物隨體日月是也諧聲之以
事爲名江河是也會意之比類合誼武信是也轉注之
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之依聲托事令長是也其究
解之妙旨可極言歟四象爲經假借轉注爲緯則同一

六書而或爲經或爲緯歟四象有限假借轉注無窮則
同一六書而或有限或無窮歟六書之中假借轉注偏
多歧論以假借言之則或曰借聲或曰因其聲借其義
或曰借象不借音以轉注言之則或曰轉聲或曰轉其
聲注其義或曰有因其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
義者有三轉四轉至八九轉者有轉同聲者有轉旁聲
者有雙音倂義不爲轉注者有旁音叶音不在轉注例
者此其論果皆有據歟八卦爲忠古文爲質籒文爲文

則忠質文何與於文字而如此分屬歟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則文字書固各有專義而不容通釋歟秦漢之更用八體今可悉數甄豐之刊定六體亦可歷舉歟梵也伽盧也季頡也竺典并稱之三人瑞華也花草也雲霞也後來變化之三體皆可指其得失歟橫則如長舟之截小渚直則如春筍之抽寒谷何所取象歟河洛開而圖書兆嘉禾生而穗書始何所取徵歟大抵文字者墳籍之根本詞章之宅

宇言語之體貌也展卷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論今則萬里對面以之傳道述事治官察民而凡天地萬物造化不窮之跡莫不有待而資取焉大矣哉文字之功用也古文最首出而大篆次之及秦李斯等三家之蒼頡七章爰歷六章博學七章所謂小篆也又次之自是而爲程邈之隸書爲西京之艸書爲藁書爲楷書爲懸針爲飛白皆名小學至許叔重采史籀以下諸書又作說文解字則後世小學之僅存者賴有此一部而已然以

朱夫子之地負海涵亦不免别求小學於曲禮內則之支流而灑掃應對習事居敬之說皆漢唐以上不傳之旨訣也此可謂發前未發有功後學歟惟是一種從事於六藝者往往考古證今以文字爲小學异見崖論至今紛如何哉豈朱子之猶有未講歟抑諸儒之務奇姤新歟夫學莫大於格致格致莫要於文字予於文字之學雖未嘗專心用力而其於音義沿革之間葢不無粗窺端倪者今子大夫平居讀書多識古文奇字者而又

當承命編釐韻書安得不發策求助補予格致其悉意敷陳毋拘程式予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書者與道俱生者也道無形體則書以眎之道無方所則書以導之道無言語則書以達之故世無離水之魚亦無離書之道矣其在天也則日星之昭明也寒暑之消長也雲霞之絢爛也其在地也則江河山岳之流峙也艸木蟲魚之榮落變化也其在人也則身體毛髮屈伸偃仰之態衣服飲食動靜

語默之象無非書也方其壹而未名蘊而將昳也宓犧得之以爲卦倉史得之以爲書於是乎名其卦曰易名其書曰字世儒款啟妄生分别見讀易者曰老師而敬之見學字者曰初學而小之殊不知書也易也合之則爲一離之則爲二彼卦中之一畫非書中之指事乎卦中之奇耦非書中之象形乎曰陰曰陽非會意乎有卦必有名非諧聲乎卦中之交易變易非子母相生假借轉注之發凡起例乎是知不明乎

書者必其不通乎易者也善乎陶九成之言曰六書八卦之變也今我聖上學貫三才道冠百王觀人文而化成冒天下而不遺發策問道以六書爲先大矣哉眞知爲治之要矣臣雖謭陋敢不以所聞於先哲者颺言以對乎臣伏讀聖策自書居至覽焉臣拜手稽首曰都嘗試論之書雖六藝之一而實則貫乎六藝蓋惟禮樂射御數五者各不相通而書能通之書雖小學之事而實則大人之道不外乎是夫惟語其

小則偏傍點畫之微而語其至則造化之所由起精義之所由托也信乎其能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者矣是以聖王重之周官保氏之爲教也自八歲而爲始所以諷說於摳衣之餘講摩於隅坐之間者無非此六書之旨故時無不識字之人朝無不通經之官子夏之釋物辨丁乎魚枕秦醫之說疾測蟲于蠱皿委安可通見于姜鼎肯近本一證在周彝徵之于昔有由來矣烏虖聖遠言湮六藝之教不行六經之

學不傳五十二家之書都來穿鑿三百六十之體更
相榛蕪帖括之儒或習焉而不察家塾之童或少見
而多怪文字之寄於世也緜緜焉不絕如綫矣如欲
挽回振作賁飾皇猷煥然與三代同風則不必高談
性命之原馳鶩六合之外卽此一書學之復古而治
天下已運之掌上矣請因聖問而條陳之春秋以上
言文不言字文與字之並稱顧寧人以秦本紀瑯邪
臺頌爲證然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夏禹治水

得金簡玉字之書則古亦有言字者矣字之本訓乳也乳者必有愛育之心故爲愛爲育乳者必孳生故又爲文字之字按周禮春官大宗伯內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滋益而名故更曰字此鄭用說文說然字之於物也猶名之於人也雖謂之直通名字之字亦可矣結繩移而書契作者雕龍之侈辭別無精義而獨體合體之子母八象六類之制造夾漈之略可按而攷今不必重煩筆墨指事象形會

意諧聲假借轉注即所謂書之六義天下之字皆從此出者也其說莫詳於許氏說文然有藴而未發者有引而可伸者許氏輒曰意兼聲此但得二義其實亦有一字兼數義者其於合體曰諧聲則獨體之聲從何而來許氏葢闕如也原其得聲之故即古人天生之言語故六義次序雖事在形先其聲則必事在少後何則指事者形於字而後節其事而命之為聲者也象形者先有其名得字之後因而稱之不必別

立一聲故也其餘實難更僕按部而求亦自可尋四象以爲經假借轉注以爲緯經有限而緯不窮者楊用修之說也經中有緯緯中有經固不可畫一而旣以六書爲十分而聲四義三事二形一則十分之內所謂經者已盡據之矣十分之經未必是字字假借字字轉注則只見其經無減而緯有限楊說窮矣六書之中假借轉注最多歧論以假借論之則程端禮曰借聲張謙中曰因聲借義易疏曰借義不借音一

言而薇之曰有有義之假借有無義之假借有古有其義而今不可臆度者有本無其義而偶與之合者諸家之論謂之皆通可也謂之皆偏可也雖使倉頡自來亦必唯唯否否眯兹聚訟矣以轉注論之則程端禮曰轉聲張謙中曰轉聲借義趙古則曰有因其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義有三轉四轉八九轉者有轉同聲有轉旁聲有雙音並義不爲轉注者有旁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至以考老之同意相受駁

許愼以下諸儒亦一言而蔽之曰莫善於近世戴東原之說其言曰說文考注曰老也老注曰考也轉注者互訓也然則同意相受之旨了然矣諸公有知得無霍然汗下八卦也古文也籀文也分屬忠質文而以小篆爲霸者包蒙之論也由今觀之當日之所謂霸者邈然若尚忠之世作此論者亦衰世之意乎從象形而曰文從滋益而曰字從著於竹帛者而曰書此三者雖曰各有專義以其爲用相近也故古今文

筆隨時混用知者自知誠無待於訓詁矣曰大篆曰小篆曰刻符曰摹印曰蟲書曰署書曰殳書曰隸書者秦之八體也曰古文曰奇字曰篆書曰隸書曰繆篆曰蟲書者甄豐之六體也其實相沿而遞減者也印度之右行西域之左行中國之下行兄弟三人主文三方异矣哉落英茂木之象花艸雲霞之變蕭帝之風流山翁之悟解可念也小渚之長舟寒谷之春筍乃書訣中千里陣雲萬歲枯藤之類非六義之攸

闕說文中並無此語今不索言馬負呈祥龜浮効靈河洛之辭徵於易傳芊頭之山一本九穗神農之應載在緯書皇矣哉人文之肇闢也大抵文字者天地之精粹生民之耳目也原夫書契之未立也雖有至明不能察萬里之心雖有至聰不能聽萬世之語雖有至辯不能名萬物之賾於是乎制而象之區以別之或牘焉而漆或楮焉而墨狀範毫端呈形字表以之而郵則萬里之顏在眼以之而抑則萬世之響在

耳以之而呼則萬物之數可坐而致矣文字之功用若是其妙且神乎自是厥後學者日趨簡捷自古文而籀籀而秦篆之道凡三變自篆而隸隸而楷楷而艸書之道凡四變而懸針飛白許多名目又紛然旁出則所謂秦篆之不可復行殆有甚於秦時之視古文六書之義幾乎熄矣又況自晉以降習書之家以二王之姿媚爲尸祝自宋以來讀字說者以荆公之執拗爲口實一日之春千里之艸三刀之州八人之

火信之甚牢七音之賁八音之敦九音之齊十音之辟解者無人增竹於匪而象離加食爲饑而古衍書登梵篋尸必加旁字入道書兩常建首俗學纏糾不可救解兼之以詞章八股之習束之以功令驅之以爵祿則古學之弁髦尚何言哉嗟乎古書之存者於今亦罕矣漢藝文志小學十家倉頡篇見考工記者惟鞄甍柯欘四字凡將見文選注者惟黃潤纖美宜制禪鐘磬竽笙筑坎侯二句訓纂見史記正義者惟

戸扈鄠三字則非但班志所云閭里書師斷六十字爲一章者已無面目而相如揚雄之蹟亦泯滅無傳矣天幸斯文未墜許叔重說文始一終亥字母五百四十部爲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之綱領者宛然俱在李陽氷之字原徐鉉之韻譜皆許氏之功臣而他如史游之急就篇郭忠恕之佩觿汗簡賈昌朝之羣經音辨李文仲之字鑑張謙中之復古篇近代顧氏之音學五書邵氏之古今韻略皆足以羽翼斯道馳名

藝苑爲醫俗之鍼砭復古之津梁六書之興寔在斯歟臣又嘗見世宗朝成均館所藏經書板本則偏傍必詳點畫無訛其時書學之明可以推知而大聖人制作之心法亦足仰揣於萬一矣誠願殿下以此本重加校梓與中國石經並列而以說文以下數子之書立之學官增置博士弟子如漢時未央前殿故事回雕蟲之末技返魚雅之淳風眞書如立行書如行而汲冢之簡岣嶁之碑獵鼓之碣碧落之文可得而

通矣陽文爲款陰文爲識而仲丙公乙兄丁伯申之鼎祖乙父癸婦庚母辛之卣蒲萄馬鬣之鏡若葉螭紋之鍾可得而考矣其繼往開來紹前烈而詒後謀者將與天壤共垂臣向所陳復古之請亶以是也夫以朱子之集大成於羣賢於其撰小學之書也以曲禮內則弟子職等篇爲之支流而本之以灑掃應對執事居敬之說未嘗一及於三蒼爾雅之訓者豈眞不講於六藝之旨而然歟蓋有所急者存焉亦猶程

子之說易略象數而宗義理以救王弼以後老莊之弊云爾此聖賢隨時扶世之苦心也夫義理之小學名物之小學漢儒已並言之西河毛氏亦以六經共爲六藝後儒之往往侵凌以小學把作已物固不滿一笑而至于今日則朱子之說又如日中天而名物訓詁之學微矣正宜表章漢儒舊說與大全集註並行不誖豈非朱子之本意小學之急務乎夫學莫大於格致格致之要又莫先於文字聖學之高明固已

洞見於書道之原矣臣何敢更贊一辭而臣等既承
御定韻書校正之命請以韻之一義仰復焉夫字必有義亦必有音書之通乎經亦猶韻之通於樂也字義修而經術正韻學明而古樂興惟殿下懋哉懋哉

臣謹對

雅亭集序

世之篤論者稱李楙官品識第一篤行第二博聞彊記第三而文章特第四耳乃於第四之中人之不知者過

半則矧敢悉其所謂一二三者哉雖然方楙官之未知名也泊然窮居手一編若將終身者而一朝館閣交薦之朝廷至設官而處之號曰檢書上嘗稱其文有山林氣及其沒而命徵其槀給內帑錢爲剞劂費何其盛也昔漢武求相如之書宋高序東坡之集方之于茲未足多焉於是乎楙官之平生定矣嗟乎余與楙官周旋三十年所其行藏本末大略相似世或有王前盧後之目其實師之云乎豈敢友之云乎哉獨於談藝一事犂然

相合若執符契而調琴瑟物無得而間焉每舉王元美祭李于鱗云惟子與我開闢所稀之語以相擬似今其集中論次交遊宴集登覽聚散月日歷歷俱在而斯人之墓艸宿矣爲之俯仰太息而不能已焉葢嘗論之文有詞人之文有儒者之文華實之謂也懋官雅不欲以詞人自命亦不欲以儒者高自標榜故其學常自附於鄭漁仲馬貴與之間爲文章無捭闔之態矜持之容期於毋俗而已其微意以爲有過此者存焉耳原其著述

劄記語類則白虎之通論中壘之別錄也小學名物則
急就之功臣埤雅之後勁也其考古證今則亭林秀水
之一流人也尤善尺牘題評小而隻字單辭大而聯篇
累紙零零瑣瑣纚纚霏霏可驚可愛縱橫百出殆欲蕭
李君實陳仲醇輩而掩其長者矣人見其尺牘題評而
曰懋官非古文此尤世說以不學史漢列傳者也見劄
記名物而曰懋官非古文此責注疏之異於八家文抄
者也懋官最不喜爲詩所選不滿一卷然其意匠峭崛

格律精嚴毋需同毋武斷以不襲不剏爲歸趣葢其耆之溶故使事密採之博故下字繁人訾其密則曰沓拖恠其繁則曰僻澀此又以陶柳王韋之五言律杜韓黃蘇之長篇者矣中朝人嘗稱懋官之詩曰力掃凡蹊別開異逕晩宋晩明之間當據一席夫懋官之爲楙官政在於爲宋爲明而世之人乃以其爲宋爲明者而譏楙官則其不失懋官者幾希矣嗟乎使懋官衣食粗足給五六弟子筆札之需而稍閒其身從其所好則其著書

必不止此而天又不假以年使不昌其業悲夫雖然其學問之所透識見之所到竟亦非鴨水以東人物此其所以受特達之知於聖人者與懋官嘗應旨撰進城市全圖百韻御筆題其券曰雅仍以名其亭并錄之爲雅亭集序丙辰孟夏貞蕤居士朴齊家撰

比屋希音頌并引

臣於去年十一月初十日伏奉儒臣李東稷疏批一通

頒下者天章爛然宸評鄭重臣以下邑小吏蒙此異數

且惶且感措躬無地又於本年正月初三日伏奉內閣
闕文依諸文臣自訟詩文之例特命臣撰進詩筆者惟
我聖上以文風之不古屢發中朝之嘆而如臣斗筲之
才亦垂葑菲之採循循善誘示我周行有若引而進之
可與有爲者然臣雖頑愚寧不策勵自奮圖惟厥終乎
臣於弱冠微有志尚與一二朋友倡古文於寂寞之濱
其隣之夫未嘗過而問焉及其虛名誤擢白衣登朝則
又以寫書校書爲職亦未嘗聞其有能言之目也忽於

近歲猥受特眷或專編書之任或厠應製之班往往與藝苑諸臣後先標名則儼然據當世文人之一席矣臣固萬萬不敢當而若其所自幸則有之彼七十子之徒得聖人而師之終身學之不厭臣以薄技躬逢盛際十餘年來不失門路者校正御製之力居多至於批旨中歷舉臣名於著作之列而有曰登壇執耳復明大一統之權者予以爲己任是則以臣爲足備數於王會之遠夷庭實之下陳矣夫布衣者流崛起詞垣樹赤幟於一

方以號令天下而薦紳先生靡然從之何况聖人處南面之尊手握文衡親建鼓角揮斥風雲動盪日月奮之以干羽格之以簫韶則萬邦荒服其有不稽顙稱臣虞奉正朔者乎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郁郁乎文者豈詞章之文乎哉臣觀數十年來號爲能文者皆功令之雄耳並與詞章而未之聞焉臣以畏約之深不敢昌言指斥而若其力排流俗嚼然不滓者臣之所自負而亦欲藉手以事君者也臣嘗語人曰今之學者

亦何事乎韓柳歐蘇之文卽日取邸報中絲綸伏而讀之可也臣之所鑽仰而從事者如此雖不敢竊附於奔走疏附之末而亦自謂不畔於道矣世之悠悠之談或有訾謷臣文爲哃世之習者此不過從時代起見耳夫詞人之文有時代志士之文無時代臣固不敢以詞人自命而乃若其志則有之經之爲十三緯之爲廿三錯綜擬議元元本本務歸實用者臣之所願學也雖未能至心嚮往之矣至於區別體裁宗盛唐而禰八家自以

爲能者實有所未逞焉過此以往勦說織人之詞篤信戲子之本此又臣之所大恥也夫今之人實無有見臣半藁者何從而議臣豈以向者一二應製之作爲不合歟此皆乙覽之所經而寶墨昭回重於九鼎大呂者也然則以此而論臣不幾近於魯酒薄而邯鄲圍者歟臣謹按前日批旨若曰臣等慕千里不同之俗鮮有超然聳拔非渠罪也者聖人推恕之論也今日筵教若曰可無訟愆之詞者春秋責備之旨也有以哉聖人之言引

而不發有若曲爲臣解者臣方銜恩佩榮罔敢失墜而伏讀閣闕敷衍之辭曰改過自新夫過有二焉學之未至固臣之過也性之不同非臣之過也譬之飮食以位而言則黍稷居先羹胾居後以味而言則資鹹於鹽取酸於梅進芥之辣擢茗之苦今以不鹹不酸不辣不苦罪其鹽梅芥茗則固矣必若責其爲鹽爲梅爲芥與茗者曰爾曷不類黍稷而謂羹胾者曰爾曷不居前云爾則所冐者失實而天下之味廢矣故樝梨橘柚之包匭

蘩薀藻之羞齒革羽毛之俎莫不適用者期於口也故曰善無常師批肯所謂翱潛不拂其性鑿枘各適其器者大矣哉聖人之論文也夫離騷變風天下之至文也周室而不遷則黍離爲二南之音三閭而不放則楚國繼賡載之聲非正則一身原有哀腔周京百姓先嘆詞也此聖上之所以眷眷於作成之幾而以祈天永命爲文治之本者也夫文章之道不可一槩論也要其傳之久者必其學之深者也是以君子貴讀書也此臣等

之所曰慥慥而勿替也夫臣謹取聖語爲比屋希音頌一篇再拜稽首而陳之其詩曰

日出之邦終古文明油油禾黍肇我正聲　帝眷青邱皇矣惟辟重光奕葉百祿之錫王頻下民孰笑孰顰既緐既穀莫不爾均王在治忽聽于爾音民有心聲時謂之風其風有愆惟民之疾王咨于民予捄汝失有穆明堂聖人攸居俾也可忘陶復厥初山龍絺繡聖人攸御豈曰無衣懷此大布文之滅質亦孔之殆彼聲靡靡曷

不知悔惟古有樂厥名爲瑟一倡三和朱絃疏越遞鐘皷巧比竹慚繁其世已遠其曲猶存如樸未離若酒之玄薄可使敦忮可使平愔愔伊籥維德之則王曰樂哉建我皇極有跛斯走有瞽斯明如夢旣寤如醉獲醒懽忻舞蹈盈耳洋洋可以育德可以致祥若時雨過其輿也勃有不信者底汝于罰自南自北自西自東孰謂澆灕而不玄同其民壽考其日舒長服黼其華繪屏其章家擊簣桴戸稱瓦樽太平萬歲以獻吾君

亡女尹氏婦墓志銘

吾年二十七之臘月二十七日而汝生吾逾五十之五月六日汝死汝生十有五年冬歸于尹厚鎮通家子也其年五月吾奉使熱河叅　純皇帝萬壽宴九月還渡鴨江有旨騎三百里飛撥抵京以急裝入對便殿上勞苦之已甚陞軍器正令再赴燕京仍賜緞紬緜絮以資汝嫁蓋異數也時汝婚期隔日吾聞命卽發未敢視翌年汝夫發解南宮試其時兩家父母俱存慶其夙就福

祿宜家也又翌年秋吾幸扶餘而汝母歿於家又四年
汝從汝舅丹城任所又一年遭姑之喪汝遂主饋頗有
幹稱吾不甚喜以汝冲年數悲哀又摒擋家事宜悴也
喪甫畢而果病舅家以爲胎也不知其癥十月吾將汝
永平縣衙汝無慈母非其居之勝於舅家也釋勞故也
調治數十日稍安十一月嫁汝妹南氏婦汝與之同來
京第今春汝舅遷金山郡將迎太夫人以汝病甑不果
吾以永平近欲復帶去而汝舅又以官事待勘金吾未

決也吾去時數顧汝甚惡其瘠稍冀其支半年也端陽日放衙獨坐有危報至卽夜載汝兩幼弟冒雨馳八十里馬上聞赴遂哭于野先是吾夢入深林有斫柴痕艸色杳然撫汝稚弟悽愴若有求覺而不樂是日哭然後始悟其境也豈前定歟吾入而汝已斂閤汝以不見爲恨也汝季之嫁也吾就議之汝云服與其華而單曷若韌而重乎吾喜其言之符于德也吾以此知汝之能儉也汝兄弟六人汝居第二而諸季皆喜仲姊吾以此知

汝之友于家也汝歿而婢僕疎屬莫不哭之哀吾以此
知汝庶幾不得罪于舅家也汝嫁逾十年不字以死由
今視之不助一戚而由後視之噫其絕矣吾今始褒戚
亦不長促恨造物者勞我以情多此與奪也以月日葬
于天安郡三岐店某坐之原從先兆也吾欲往職不能
逾他省作志納于壙使後人知汝爲貞懿朴君齊家之
女疎軒尹公可基之子婦可矣銘曰
茲茲厚地哀此婉孌生之訣兮不見父之面

庠生李君行默墓誌銘

李君行默而信以巳未三月二十八日死距其生甲午得年二十六其客權澹叜赴余于永平官次曰李君得疾五日而死死亦無他語惟屬曰昔邢居實早妖而其秋風詞三疊朱夫子實表章之我且死有詩一卷托貞蕤遜足矣余發書以泣思有以復焉而未能其比擬失倫姑不暇計也君常以八月十五省墓于鐵原死之前歲約余尊潭潭間於永鐵阻水失期余爲彷徨終日君

過縣謝而去遂不復見聞其葬於鐵欲相其紼未詳其日且有事入都將及楊州之岐有丹旐而來者問之則君也余爲握其父之手而哭之野嗟乎使其生而遇諸此也店中之酒可貰而道峯水落之間煙雲樹色可指而賦也君之父曰主簿應鼎少余三歲君之婦翁曰都事徐君有秊少余六歲方兩家之娶子而嫁女也余實儼然目其翁謂後生可畏以相侮謔今徐君者死已久而後生之子繼而又死則吾如之何不老且疚也君夙

慧甚十三持母沈氏喪如成人以至治門庭御婢僕審
契券作書札長者悉倚辦焉君晳而都善修容止對客
無失言見人於他所能物色得其七八其爲人也絜而
能和弱而能守藝而能淡其於料事也趨卷舒疾徐之
會則更歷皓首而有不及者或稱其詞藻之美而已者
蓋淺於知君矣嘗淨掃一室蓄古器名人書畫焚香啜
茶吹笙鼓琴以自適其友訶之曰無益也快取功令文
讀之作進士及第可矣君笑曰使我登高科立致卿相

者猶不以此易彼況未必是乎其父監窯上游君來日孟夏江光瑟然請從而溯焉余欣然許之三日賦詩二十餘篇而還君久而誦之蓋榮其致父之執也記余請告家居數飢窘熬治南蔴偶調餅餡君善其捌味故暑月輒以南蔴餡君屢宿今其壁詩如昨而南蔴之樂竟亦不可追矣君之系出璿源具載君王考楊根公諱邑郁誌中不書看有子女君歿而皆夭一女僅三歲於是君之世不絕如綫矣銘曰

弓喬之山喬木芊緜安此宅兆用諗千年

貞蕤稿畧終

貞蕤稿畧　詩

朝鮮　朴齊家修其甫　著

城市全圖應令

君不見漢陽宮闕天中起繚以層城四十里左廟右社宏樹立背負叢山面遠水天開地闢南平壤舊邦新命先王以文明日月近榑桑慶會風雲護仙李六曹高臨白道傍七門聳出丹霞裏民惟五部之統轄兵乃三營所管理戢戢瓦鱗四萬戶彷彿淪漪隱魴鯉畫工思入

秋毫細映以玻瓈縮以紙五城衚衕列次第大都宮殿
疏源委風俗猶傳董越賦方言舊說倪謙紀事有孫穆
類外別圖從徐兢經中揣設色詳於輿地家掌故宜先
職方氏川渠巷陌紛可數歷歷闤闠連郊鄙豆人寸馬
還笨伯屋僅如黍樹如蟻杜陵花接眘陵氣別有光景
生徽紫仙山樓閣卷何有汴河清明写可擬震爲弘化
離敦化讀畫先從禁籞始分開昌德與昌慶建陽一門
中間峙青葱樹認春塘路軟羅巾歸泮宮士北苑松陰

特地寒羽衛肅肅醮壇祀西望觚棱最高處慶熙金榜
晴空倚乍聞漂聲近御溝復有黃花拂彤阤小李金碧
夕陽山變此玲瓏入骨髓梨峴鐘樓及七牌是爲都城
三大市百工居業人磨肩萬貨趨利車連軌鳳城戢帽
燕京絲北關麻布韓山枲米菽禾黍粟稷麥稉柟楮漆
松梧梓椒蒜薑葱虀芥蕈葡萄棗栗橘梨柿有剖而鱐
貫而腒章舉石首鰈鱅鮪柏葉灑菓潤欲滴緜核護卵
明於舐賣腐餙匡高似墖盛瓜綱眼踈如麂蟹筍在首

兒在背浦女青青吉貝縰或試其重舉一雞或壓其斷
負雙豕或買牛柴自牽轡或相馬齒旁插箠或瞬其目
招騶儈或解其紛勸妯娌或有彈琴倚新聲或有吹簫
誇絕技誰云畫樂不畫音指法亦足審宮徵唐詩杜律
貼對聯樓梯處處憑長几迎門喚客者爲誰鞋鼻尖尖
偪有耳易知難忘染旋局滿壁青痕搨掌指鼓冶皮革
恒比隣上挂鍬銜下釜錡葦簾中入頗似閒坐秤川芎
與白芷梳頭少婦元時粧絇索垂垂門半闔忽若閒行

過康莊如聞嘖嘖相汝爾買賣既訖請說戲伶優之服
駭且詭東國撞竿天下無步繩倒空縋如蟢別有傀儡
登場手勅使東來掌一抵小猴眞堪嚇婦孺受人意旨
工拜跪老少八色號紙牌甚者如狂窮日晷瓊叟剖成
二赤豆拍膝擲之环玟比風車紙鳶捻依然瑣細不嫌
求諸邇餑餅花餻節已過市色居然月建巳知來生日
作燈市雜遝傾城上元似泛水鳴匏聞坎缶入麪蒸榆
有饞篋少年一隊簇擁去鷂兒在臂矜毛觜鶉鴿名字

過數十雕籠彩簇風旖旎舒雁舒鵝恣呷唼酒家臨水糟爲壘有暨吽駡兒童笑欲渡未渡橋已圮狗屠更衣人不識狗隨而嗥怒睨視可笑南宮報捷人何急於汝衣半襬阿郎寶馬一品衣青扇黄囊擁羅綺崧陽艸笠茜紅衫掖隸翩翩輕步履井邊黄篋箍篇與柳下雙丱黏蟬子三三五五各有求來來去去紛無已吏胥之拜拜以腰市井之唾唾以齒不鞍而騎何處圉挾籃而拱誰家婢徒而寬襪是黄門聘而褰裳即紅妓物衆地大

無不有亦能偷竊藏奸宄赤索邏者來睢盱衆中側身立而俟須臾辟易官人來軺車之坐高可跂荷傘隨者喘最急且聽且趨諾唯唯烙竹烟盃長一丈螺鈿小盒輕可喜蕉葉扇敧大如帆曳地便輿議政是令史義不廢張纓腋隨何嘗離半跬帽灰鼠者未陞品帶烏角者初筮仕一幅森羅大都會世態人情畢輸此太平文物侔中華休養生成四百禩此圖豈非關世道蔀屋不違天尺咫眞同盤礴郭河陽不數風流趙承旨始知王會

圖非偶休言急就章皆俚借問與仁門自別區獨也方
城獨雉最憐城北屯邊俗不種桃花以爲恥空翠飛來
舊宮路行人解說龍蛇𤎅石礎人立池光淺白鷺飛踏
松枝死指點林端射垛明亦有樵兒暮乘埳立辮鬚者
彈虛弓坐屈指者調橫矢大平館東明雪樓紅表丹楹
宛在彼惠廳均廳國之淵倉庾崇崇萬億秭黃昏幾點
平安火分與南山屬司烜徵茫郊署辨穀槩磊落天閑
滾騄駬對畫應須說畫義丹青妙諦通於史濬川疏尋

魚孝贍志地篇修鄭麟趾拜賀吾王昭儉德民風朴素
無華侈南自毛羅北不咸東至于山西馬訾四千餘里
耒所制三十六國船不使民無遊手屋皆富金不欺秤
俗盡美立國仁城義市中不以繁華佳麗恃鳳凰來巢
麟在藪熙熙壽域惟民止只將淡墨歲一掃畫裏人烟
應倍蓰擬追張華漢宮對掖垣瀟雨吹燈蘂

金剛一萬二千峰再試應令

移節一日一峯頭百歲三分始一周河曲九千崑最大

泰居百二雍堪儔高低自有千般異崱屴都將一覽收
皆骨爲名山是石多楓之故地宜秋羣奇滿眼知難悉
衆皺無邊孰布籌緗入丹青猶挂漏散爲千億恣窮搜
名言定自禪經出題品還從巧歷求近海蒼茫元氣積
滿空飛舞素峯稠人生幸在高麗國天下應無歇惺樓
朶朶皆從雲變化登登盡是玉雕鏤浮圖自作天然級
瀛海初非分外洲百道泉來知壑泉四時寒在覺林修
峯陰直接金城界峽路遥通鐵嶺郵恰帶斜暘眉際現

迴如微雪指端浮浮嵐暖翠光皆動拔地參天勢更遒
疊嶂森羅狂欲拜層巒攢蹙笑迎眸無情有態回頭失
異地同名屈指愁乍望奔騰如有驟旋看拱揖似相酬
天風忽送笙簫韻木葉時同梵唄流險處髮隨山氣勁
閒來語帶水聲柔齋糧五嶽懷前輩搔首青天問舊遊
弱水三千僊不到南朝四百寺空留幽匈碧笏圍衣摺
古屋蒼苔上瓦溝竗吉相驚真鉅麗衆香城處最深幽
緣谿繡菊垂垂側抱石叢篁細細抽高似吳門分白馬

險於夔峽下黃牛尋常篤壑緣柟木幾度懸空汲鐵鉤
一線天逌凝鳥雀兩山斧劈怯猨猴危看一柱能支广
高有千尋舊繫舟恠恠奇奇元自別尖尖碎碎不相侔
爭流競秀斯何地尋壑經邱且未休避世華人名艸艸
降香元使事悠悠遐蹤佛有乘槎泛遺俗僧傳走瀑泅
福地神靈藏虎迹洞天風雨起龍湫漡荒艸木齊東語
鼇海桒田杞國憂白墖靈源長夢想靑鞋布襪幾夷猶
書傳永迹今千載地入新羅舊九州方士無緣空采藥

聖人聞此定乘桴泰山日觀風斯下華嶽車箱較孰優
一逐飛仙游未易也非行脚住無由琳宮日落華鯨吼
紺殿天寒怖鴿投是處堪移宗炳卧幾人能不向平羞
槎枒黛色心俱化窈窕風湍耳與謀方外高游期汗漫
寰中小士任啁啾依然摩詰圖中也得似山陰道上不
楊老書同漣水米玄齋筆比十洲仇易知難忘開新徑
側眺横看認某丘愧乏鴻詞鳴聖世但聞靈境秘遐陬
三更剪燭詩仍就一夕談山病已瘳再訪奇峯三十六

海山亭畔狎輕鷗

流霞亭行三試應令

烟柳濛濛一十里門對春江半江水舟人行客盡回頭
指點流霞舊亭子覩名因地想聖人堯情舜思留江濱
艸木皆傳御愛名華扁不改龍潛辰此亭正自關文運
有待奎章閣初建烟水全輸鏡湖勑雲臺久割華山劵
有敞可游深可息復許藏修繼酒食此意詎直供游衍
要使人人來矜式傒以太僕之名駒寵以黃封之百壺

導以耀日之金牌夾以從風之笙竽欄牕倒影俯空綠賓從如雲蔽江麓日斜波鳴大魚立錦帆迎人敧一幅金碧山圍漢南路蔚藍天入鷗亭樹齊言今夕樂未央風流總是名亭故中使催詩飛馬來揮毫落帋何雄哉湖堂故事欣再覩國之所急惟賢才共約吹簫步汀月相期襆被衝城雪登樓一嘯水天寬消盡人間褦襶熱自是明廷黼黻身未忍便結漁樵隣至今望湖亭畔艸青青猶似下帷春

以眼昏辭官示諸寮

眼暈著樹生虛敍有時金屑流紛紜又如輕波蕩發圓承暉倒寫屋霤翻搖搖忽忽此何物拂之非花禦非蚊欸息從前作細字禿盡一塚中書君內閣文書如掃葉十年校讐窮朝曛前身負債億億萬今生一字酬一文不然定有鶩鳶相鞭箠日輸三百斤虐用其外足傷明況復酸辛腸內焚隱痛孤兒不逮養有祿何曾徹厚墳三牲無味万鍾輕世上榮悴如浮雲區區別有戀主義

際遇不係官卑尊由是遲回亦云久無奈一夕雙眸昏
我官羞與樂工比詎宜擿埴隨詞垣小人謂我飽且颺
誰知至今妻無帬黛追高踪沈驎士餘年靜默依邱樊
獲近耿光猶有路周旋月講朝三元

北鎮廟寄日下諸子

我生九夷中識字誠區區詎期十季間三謁醫巫閭中
華博覽人有時還慕余地是箕疇舊文猶唐宋餘抗交
略名位情眞非面諛偶書輒裝池小話必鈔疏文林與

酒所無席不招呼恨未展歸期一歲留燕都我身縻使職旋歸敢虛徐依依摻別手脉脉送征車登高望遠海慨然念居諸微才任專對智慮恐疎迂行當俟稍暇浩然賦遂初載訪仙人迹高壽高士居風霾阻幽興山色慘未舒悵悵坐禪房咄咄空裏書山靈倘垂鑒良會重可圖

閶陽驛早發

快活眞如鳥脫籠好將歸興溯春風夢回池北談詩處

路入京東考古中細柳輕霞搖淺碧遠山初日吐殷紅
長途畫卷知誰贈極目天然設色工

禾積淵

巨石抗深潭昂首背穹窿有如匍匐人負兒沒衾中右
旁穴一釜淪漪徹底通自肩膚理殊贅附類瓶銅器有耳曰
瓶上灘何嘈嘈對面成霤風下流百餘步雲壁恣奇雄
石體雖一定變態亦無窮緬想造物初積費鎔化功膠
黏與灰隔一一肖人工命名謂禾積豈非田舍翁可憐

邃壑中乃有此玲瓏五里天一匹松影夾西東羣鳧與錦石落落背相同陰厓花更早倒影搖微紅橫看水非遠津逮須孤篷亦有揭厲人播網隨菰叢振衣出平原遠麥含晴空

水洞棧道下有灘奇石森立余甚愛之贈名研

山瀨

水禽何必白褐色亦軒軒怪石何必白妙只在巑岏吾於白雲路愛此無名灘一峯始東拒急湍從旁奔素質

象微雪滙波湛其根中峯正皺蹙天然嶽勢存千嵒與
萬壑羅列手可捫南峯忽離立遠作天外山西嶼有餘
意落落數堆屯平生一丘想石癖傾稻孫可憐小寰海
攝之尋丈間笑據太行顛乃與祝融言曹溪五十里當
爲星宿源眞岳豈不貴畫圖始稱神畫圖亦一面所貴
此山眞

答柳本藝依聚星堂韻詠雪本藝泠齋次子

無樹無枝飛素葉倉頡字之呼作雪更有歐蘇賦詩來

刻露清高語超絕柳家二郎眞奇才賒我一篇心便折
此道中微四百季浪花不須論起滅見聞多從風氣囿
手脚動被功令掣老夫無力開荒榛白首茫茫眼花纈
世人見君那得知家雞野鶩元不屑還將禁體成雜誦
獨把深杯對飄瞥禰衡不愧忘季友項斯自足逢人說
豈謂投桃思報瓊却笑持金來易鐵

再用前韻

漢城春早萌桑葉忽驚連朝天雨雪銀盃縞帶從滿地

藷鵠兒鸞吹不絕壓匾吾家　御愛松三十二柱擎欲折似聞游蟲撲撩亂獨有歸鵶遊明滅斜陽未了便成昬冷烟欲放旋見掣風中沓拖彈木綿天末迷離張蜀纈徑愁千重悉堅凝細數六出眞瑣屑落花何意到地消倦蝭無端棲鬢髾亦知令嚴非活法且可詩成戒勳說古人難及政在此大約斬釘而截鐵

附次韻寄柳兄本藝　男長稔

丙辰春仲家大人公退袖示柳二郎雪詩依

聚星堂韻一篇曰劉景升兒敢望孫仲謀乎
余甚慚焉竭力奉和未免塗鴉習氣也

平生作詩秖數葉七言初賦今秊雪秊紀於君末肩
隨才具乃爾相懸絕聚星堂中三尺律蟻封盤馬多
曲折當時賓客盡名流詩卷不隨鴻泥滅嗟余欲學
苦語澁腕筆初非後後學心如破網字全漏可笑東
披復西顰陳言但聞禁玉月險韻那知通葉屑君詩
政如搔背癢妙語莫教經眼瞥唐壘可劘宋墻短東

方之人不可說吾將側執御李幢弱冠已是錚錚鐵

偕柳惠風檢書于東內閣話舊復用前韻 泠齋得恭

檢書支離如掃葉見惟尋常多越雪縱道官忙未帶銜
初無交好將誰絕我眞令公膝當屈君非處士腰堪折
區區蠶蟻各相訴至性根天不磨滅竭來玉堂續詩話
老去機鋒猶電掣文章政事兩何有百季鼎鼎風燈續
磁石同求鍼豈曲翡翠殊族金還屑畫裏緋袍玉笏高
夢中朱紱黃粱瞥優施暇豫敢自歌褐父庚癸應羞說

風心只信絮黏泥世眼郍認綿裹鐵

附次韻貞甦老兄續修聚星故事　泠齋

厲詞秊來厭枝葉更不將鹽擬議雪譬如參禪偈都無况遇知音絃忽絕後五百秊正今日沿溯風雅見委折坡翁自是過去佛佛性長在誰能滅梅枝未吐輕寒勒柳絲欲弄微風掔敹簫鄰未驚霰鑊嫋婷散花愁纈纈龍公矜意只行雨未墜而凍懸成屑春山氣味溫如玉任他模糊消一一曾充褉詩話有誰理與

君解頤時時說小西閣上攜琵琶池中定有蕤賓鐵

書扇贈柳本藝四用前韻

南山小閣明新葉柳家少年須玉雪步繞闌干自詠史
角巾紅拂眞淸絕人言跨竈大不堪諸語時將莊語折
何郎粉面試相拭荀令衣香留不滅仙葩自有世外芬
俊翮不受籠中掔爾來春光殊可念已見游絲緣樹纈
胡不提壺來飲我晝永政好霏談屑我昔如君君未生
五十光陰飛鳥瞥君知此日足可惜也應見詩領我說

吾家小兒頭角長莫謂江東無寸鐵

附再寄柳二　男長稔

宇宙茫然飛水葉葉纔消時便非雪其聲至輕如不積忽見衡門人跡絕衡門人絕不足愁但惜簷松危欲折城頭黯黑彼何物萬象皆化身不滅杳如紗幮蚊翅集倦如落花蛛絲掣紛紜浩蕩奈若何無經無緯從風纈謝家子女本無才比鹽擬絮冥鄙屑君寄雪詩憶前年青瑣邂逅（去年冬偕君被名入禁中）無已晉直堪高

據聚星席一字不襲前人說願將錙銖聽爐鞴打成
金銀合銅鐵

附三答柳二　　男長稔

雨露於花霜於葉天地之變無如雪氣蒸而水水而
凝從風飛下事奇絕身邊棲集自天機未忍傾搖遽
摧折居然萬屋魚鱗平生見春山空翠滅滕六多才
恣劇戲歐九行令太牽掣文貧字乏易觸犯如禦大
冬衣單纈未免仍作奴婢語開口第一稱米屑晚日

忽披黃褁子林端皓白何其暫通家子弟揔好事鹽
絮紛紛補世說我愧黃鷂矜曾連君似白燕驚老鐵

次韻冷齋南瓜

天市織女主菓蓏地道敏樹政蜾蠃蔓生萬國耒耜起
復有南瓜不計顆摘自盈握至合抱剖從口弇連腹哆
矮黑雖微中已老佳境正在青而楕羣芳譜內失題詠
大夫之才能言苟實或戴花花不實更訝虛尉秀別朵
閥閱早已登本艸門望胡爲冒番果銙瓢瑇瑁煎初濃

紛引羊腸𩜰始𢍰黄皮赤瓤𦞦青蘇恰到冬天風味可
別有炒熬閒餅餡此法居然出自我項巒樹雜忩𢱢擸
辛椒石耳紛細璅不羨馳名五矦鯖笑看拾芥陳鸞坐
俗稱南苽便從飽後自煎茶盌面蟾背浮磊砢分付兒
爲琥珀
童善爐鼎此是先生煉丹火雖然老圃誇經濟大抵生
涯亦幺麽誰知蠟蟲昉胡元最愛甘藷自歐邏安得傳
方共一國世世功如艸綿播徒令細君日噉瓜齒如居
晉笑豈瑳瓜能眞率容我輩臟神不驚舌本妥白柄長

傳去聲

鑱休棄汝幸有添丁克負荷

蕁潭溪庄卽事

古人心却壯結屋敢臨深醒醉俱泉響衣冠揔樹陰舞迴留謝妓騎導戛奚琴多愧煩東道厨傳谷裏深

豐田途中

入谷青綠馬春風時一鳴山花樵更發河柳卧還生藹藹郁邊雨迢迢原上耕五雲如可覿鳧舄去朝京

三到金水亭

人自娛殘縣亭惟副盛名樹扶官道直花罨水郵明小
醉逢詩境便興訪野情欲知江近遠看取鷺飛平

九層洞同京山李丈漢鎮

谷水秋簾弱淙琤不甚多白雲生處路黃葉踏來歌幸
踐名山約光承長者過此泉宜已疾吾欲飲無何
紅樹塞天地不知山更多脫巾松下飲抱膝水邊歌世
狹容吾懶官貧耐客過猶能理詩律學杜祖陰何
落筆秋雲近行廚亂石多孤烟盤鐵店返照引樵歌山

菓車傍摘飛泉馬首過縣東行已徧南望復如何

丁巳四月二十有四日舟同澹安信菴泛廣津溯渼湖阻風一宿聯騎轉向茗溪分院留飲二日拈虞山七言近體詩韻疊至二十章紀事述褱論文屬示之語互陳錯出無倫次焉

飛揚意氣欲何如穿出垂楊十里墟喚我登舟催下馬憐渠取適政非魚詩狂酒態身全老水宿霞餐計亦疎擬把長鑱尋絕巘居民還道是秦餘

水行雖晝夜行如盪目龍宮接蜃墟舉手自招天際鶴
攜竿去釣月邊魚穿來兩岸菑烟合泛入中流樹影踈
咫尺愁看飛鳥重滿船空翠溼人餘
天晴刻畫鏡中如百濟荒城認舊墟楚色橫流分起雁
波紋忽皺有懸魚舟行叟覺衣冠古酒病偏憐骨節踈
何物錢郎詩百首零零瑣瑣境猶餘謂錢起江行絕句
落霞無際茜紅如人在孤舟望遠墟不少不多看隻雁
半風半水阻雙魚回頭節物天中近屈指交遊日下踈

只有悠揚銅輦夢白鷗鄉裏黑甜餘

飛鳥茫茫貼水如大江天限析津墟扁舟只是同蜻蜓

名上元來比鯽魚漢口青山千點暮漢南烟柳一行疎

蒹葭終古詩人恨腸斷分司莽蒼餘

冉冉遙山淡墨如船舷瞋戛白沙墟鎦人都大眞貪鳥

臨水何嘗不愧魚野渡多風菱葉小江天皆雨棗花疎

誰知一夕蘆中飯還是春明退食餘

書船安穩屋中如坐羨雞鳴柳外墟五技都憐窮鼫鼠

一生何苦注蟲魚雲濤浩淼吹襟冷江日蒼茫照髮踈
無賴禽言行不得幾回心折石尤餘
峽盡崖奔尚勃如天低東北始入墟行隨猣猣豩豩鳥
坐數堂堂策策魚青翰舟驚仙侶近白松扇拂艸書踈
郎官也足稱名士水濶雲多痛飲餘
輕舟一霎剪刀如劈劃青天積水墟客裏風流喧竹肉
病中心事憶蓴魚眼偏書細嗟先瞎齒未茹肥覺漸踈
鼎足論文眞有數小閒偷得月之餘

見說窰官牧守如人煙極目少荒墟女眷堈碓能淘銹
男爇松明慣刺魚正恐畱畬征不漏叟愁埏埴法還疎
有時江闊開樽飲半是商船伐木餘
萬斛江平熨帖如琉璃樹影水精墟故人斗酒聽黃鳥
野客扁舟釣白魚昏嫁至今猶有累行藏與世本相疎
蕭然獨立清涼界一日長疑一歲餘
今古雲烟過眼如無多朋友半邱墟已將魂夢疑蝴蝶
休把生涯伴蠹魚老去髭須燕玉暵憂來未遽杜康踈

鶯花晼晚風心盡滿地江湖一嘯餘

浮生奚翅一塵如幸隆文明日出墟處小常憨東海鼈

居同自注樂浪魚山川錯落圖經失入物鴻濛紀傳疎

莫作彈丸看幺麿衣冠猶是漢唐餘

至今相對藺相如曹李生時早已墟買骨何乖求駿馬

上竿幾日笑鮎魚飄然脫直唐三昧髣髴追蹤漢二疎

握手江干疑夢寐論交還是廿季餘

我於物也總哀如只合歸耕數畝墟厭向太倉偷雀鼠

愁從學究講蔦魚焦頭上客功無賴禿鬢中書老見疎
一徃情深徒自負旨將飣餖拾人餘
解問人誰澹宕如遠將風雅迴殷墟叓無作賦董天使
豈有遐詩吳子魚野艇淵於浮世狹雲山勝似故人疎
青鞋一出輕家室目極滄波萬里餘
兒曹長大乃翁如巳見龍光燭斗墟愛聽玄言揮麈尾
旋驚碧海掣鯨魚吹笙别院松風台詠史孤舟雨點疎
夕秀朝華君自取逢人不惜齒牙餘

此詩還笑彼詩如枉躡唐藩闖宋墟道是射人先射馬
安能知我不知魚元來曲士看書窄詎有前賢下字踈
妙諦初非言語得青莊豎拂示無餘讀青莊遺事新刻本
百聖傳心我亦如敬於宗廟感於墟嗔他小慧能言鳥
做箇頑空不寐魚一夜詩城旗鼓整千秊酒國幅員踈
定知別後思君地側耳江聲往往餘
指點盧鴻畫裏如艸堂蕭灑靠林墟始知東郡監窑戶
不羨西湖稅鮝魚酌酒新蓑明綽約落帆官樹隱扶踈

故人勸我題詩去回首青山信宿餘

次韻萬歲橋庄鄭邑子時書堂童子有乞油之

事故多及之

手種新松總可椽萬橋蒼翠望堪憐豹知變化能藏霧

鳥不經營號信天子舍苦丸愁永夜公田桂荏喜豐年

相思政似山陰雪莫學王猷牛道旋

老大身如棟負椽頭頭相聚枉相憐兒能上學皆奎宿

吏不徵租是葛天炳燭風流眞惜日焚膏事業只窮年

雞鳴粥熟荒邨裏又看垂垂斗柄旋

幾處朱門燭似椽書生螢雪有誰憐溪橋佇立沈寒月

布被微吟耐曉天然杖仙翁空半夜傳燈佛祖已千年

明明一穗官釭火長照迷津喚筏旋

瓜牛廬破雪埋椽傲骨於人不受憐妻自辟纑身織屨

耕雖少地嘯多天鳶鴿名下慙褒刺鶚鴨聲中感逝年

好在孤雲祠畔石一生醒醉足盤旋

斗小牙門不采椽猶存鞭扑使人憐寧同鄞縣王安石

肎學杭州白樂天梅綻猿膚同漢臘雪淡牛目想堯年
一琴一鶴元多事何日單車故里旋

元化壁有池天成可以泛觴列坐

玉鏡天紳共一溪永州東界室云西（室云屬春川府）愛看小鼠
如文豹忽有飛禽似錦鷄去路頻疑青樹合舉頭都覺
白雲低諸君日暮應隨我只是臨池惜解携

白龍潭

百笏泓澄貯碧霞鷹嵒皴石一支斜郵容近接亭亭樹

水次叢開冉冉花細雨披蓑看更羨新泉灌稻事堪誇
但須耕具兼漁具還有犁城合置家

裒人詩仿蔣心餘 余以不才三入燕京中朝八士不鄙而與之傾倒焉倦遊
既罷棖觸于中追述舊事得知名四十
餘人漁洋則爲七絕蔣心餘易五古

彭芸楣 元瑞

芸楣黼黻手修辭匹雅頌聞說新叅政賢於卜與夢東
人望如歲要乞一言重

紀曉風 昀

曉嵐今龍門胷涵四庫富灤陽說鬼棄鬼亦嘲學究推
轂戴東原遺書爲我購

翁覃溪方綱

覃谿洪趙流金石窮錙銖丑月日十九瓣香祭髯蘇引
我上淸閟高會忝文殊

鐵冶亭保

軒軒鐵冶亭弱冠交有神艸隷旣擅場騎射復絕倫誰
知廿季後暫結灤陽隣

玉闇峯 保

冶亭及闇峯時論比軾轍招邀蘇米齋共此梧酒設專對推二難東人佇玉節

吳白華 省欽

汪琬死百年中原無古文崢嶸順天尹嗣響亦云勤君莫輕叔子斯人未易論

吳稷堂 省蘭

稷堂有別才纂述工組鏤裁成十國詞精華筆端湊隣

君閣帖跋符余論書舊

陳井養 崇本

講官恆晚歸語長客已催依依曲廊畔壘石依疎槐君

爲下榻入我切聽蟬裏

李雨村 調元

羹堂罷官去多作成都遊猖狂意殊得絕似楊用修欲

聞二三子須從函海求

祝芷塘 德麟

我行指尸外苙塘方住瀋恨未上文溯共君河朔飲但
聞覛官級未必鐫詩品

潘德園 庭筠

藺公夙緣重萬里三相見漸看禪理精偏憐宦遊倦拈
花送遠客經聲度滚院

李墨莊 鼎元

墨莊吾同庚纔過强仕年自云世閒事漸覺不如前不
驕亦不媢行藏隨自然

羅兩峯 聘

兩峯師冬心筆墨又一變二兒各名世練塘及鐵研文
如李孝光岱宗開新面

孫比部 星衍

孫郎工篆隸心絕芬華慮走馬客函秦校書秋帆署殷
勤寄石經好向東滇去

洪翰林 亮吉

稚存學辯博矢口成駢儷茫茫忠廣輪考古秋毫細一

覽英才集天涯當把袂

伊南泉 秉綬

汀州一萬里南泉寔冠冕書摩蔡襄肩句皁高棟遻山
堂話雨夜爲誰燈花剪

龔荇莊 協

荇莊詩有自母家爲漁洋觴我天壇側蠟燭吐虹芒各
贈通家譜信誓母相忘

汪劒潭 端光

劒潭慷慨姿弱如衣不勝清詞吐如烟裊娜看不定憶
爾江南夢誰把文無贈

萬華廷 應馨

華廷老詞匠家世推鴻博縱酒宣南坊履易紛交錯離
裏忽悵觸瀟雨止還作

馮給事 應榴

夙聞中朝論馮公學最淹先功注玉溪後責箋子瞻坡
門得毛鄭吾將廢施槧

江秋史 德量

昔與江秋史數晤覃谿室奇文與僻事十徵不失一最愛元祐人眞與蹟多於鄦

陸侍郎 費墀

當代稱二陸耳山及辠士艮邑縞紵情致我書一紙太息名人蹟於今亦已矣

宋主事 鳴珂

九九銷寒社澹思即其一鬼趣圖中作優入江西室詎

有鷩人作添君玉堂筆

吳梅原延燮

梅原詩自好獎余還不置眞書十數幅大有吳興致愧、余長匆匆猶未窮其邃

吳白菴照

照南通六書奇氣寫墨竹風雨隨指發葉葉如相逐他生石湖傍漁簑期信宿

張水屋道遲

水屋狂者流自贊復自罵但逢齷齪人嘲唾不少借世

吕詩畫云我愛眞無假

蔣醉峯 和

翩翩小蔣生詩畫動天笑蒼雅固家風用拙惟克肖載

酒書畫舫來問字原表

葛御史 鳴陽

曾於夢覺堂相逢葛御史質朴無吳語通名有色喜校

刻復古篇便可稱名士

張船山 問陶

船山須可狎个然中有鐵習靜椒山祠蕭然味禪悅傳家有淸白相期在名節

熊翰林 方受

熊生負傲骨友朋爲性命尉佗城邊艸緜緜入新詠停車一相憶三韓路修夐

石修撰 韞玉

琢堂淡且醇結交非俗人賦就食蟹詩落筆見天眞鐵

筆不求名聊以寄精神

蔣丹林祥墀

丹林出竟陵詩不染鍾惺爲人寫便面細楷如黃庭遙和雪洞什賀子得寧馨

王椒畦學浩

椒畦寫山水皴染如元人含情托紈扇贈以心所親眞交不在面此意良足珍

曾賓谷燠

以子江湖計偶此金門寄邀我紫藤樹置酒看墨戲一

讀漁隱圖丁寧歲寒意

曹翰林 振鏞

儷箋致小帋乞詩兼乞字我自書我句何與乃公事贄

我一函墨多儀享可愧

嵇知縣 承羣

都門人海中日暮嘗獨立胡為數聃我翻成下車揖荀

龍足清範葉晃方下邑

宋芝山葆醇

芝山本骯髒布衣揖卿相偶作長安客不隨人波蕩飄然載畫筆長歗入上黨

王考功寧焯

考功居山東我乃萊海外不意杳冥中結想在吾輩相逢一感涕有友負廿載

章桐門煦

熱河軍機房中書多玉人就中疾書者自號爲桐門重

訂池邊約落月映淥尊

沈鮑尊心醇

鮑尊別來久聞猶耽古玩昔昔搨鏡背寄與覃谿看燕臺話石鼓屈指驚聚散

莊中書復旦

遞過拜斗殿便是莊君宅玉貌映書幃驚問朝天客他年雲樹夢珍重雙魚托

成將軍策

滿洲副都統三年鎮盛京留藥不留餽太息官箴清饗
之水火爐款我如平生
興將軍 瑞
別支　高皇孫將軍是世襲被服如儒生揮毫見晉法
驚動屬國班衆中來一揖
回回王子
王子宿衛久頗通諸國言亦有旁行字從以漢話翻一
聽竟不忘道遇能寒暄

王苹溪 肇嘉

右申多才藝內蘊不外颺覯其坐頗久目視無轉向佇看德器戚毋孤遠人望

錢秀才 東壁

飲石名家子妙年裹利器聊將練帬書暫當梅花寄我雖未相人斯人當早貴

貞甤稿畧 終